

主编 / 俞伯洪 改编 / 金招寿

# 简·爱

南方出版社



青少年必读世界文学经典

第一辑

*Classical Readings For Youth*





原著 / [英] 夏洛蒂·勃朗特

# 简·爱



青少年必读世界文学经典

第一辑

*Classical Readings For Youth*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简·爱/俞伯洪主编. —海口:南方出版社,2005.8  
(2006.5重印)  
(青少年必读世界文学经典)  
ISBN 7-80701-350-8

I. 简... II. 俞...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缩写本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44605号

## 青少年必读世界文学经典(第一辑)

### ——简·爱

---

主 编:俞伯洪

责任编辑:方 平

封面设计:高 山

封面绘画:华路、杨默 插图:华路

出版发行:南方出版社

邮政编码:570203

社 址:海南省海口市海府一横路19号华宇大厦12楼

电 话:(0898)65371546 传真:(0898)65371264

印 刷: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总 印 张:60

总 字 数:1200千字

版 次:2005年8月第1版 2006年5月第5次印刷

---

书 号:ISBN 7-80701-350-8/1·19

定 价:120.00元(全十册)



## 导 言

夏洛蒂·勃朗特(1816-1855年),著名的勃朗特三姐妹作家之一,她们的名字和勃朗宁夫人一起,构成那个时代英国妇女最高荣誉完美的三位一体。

夏洛蒂出生于英国北部偏僻山区的一个贫寒的牧师家庭,早年丧母,父亲无力抚育六个子女,便将女孩子们送到半救济性的寄宿学校去,夏洛蒂留校任教三年后外出任家庭教师,这些经历在她最知名的带有自传性的小说《简·爱》中,都能找到相应的叙述。

夏洛蒂自小酷爱文学,深受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但她的情感生活远没有简·爱的充满传奇性,到三十八岁才与一个牧师结婚,婚后过了短暂的幸福生活,次年便去世了。

《简·爱》写于1846年,是夏洛蒂的第二部小说,也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也是凭借这部小说,夏洛蒂·勃朗特进入到英国著名作家的行列。由于19世纪的英国对妇女从事文学创作仍有极大的偏见和抵触情绪,在发表《简·爱》时,夏洛蒂不得不使用了一个男性化的化名柯勒·贝尔,《简·爱》得到广泛欢迎后,对这位作家性别的猜测一时间也成为热门话题。

故事讲述的是19世纪中叶的英国乡村,女主人公简·爱从小失去父母,寄养在舅母里德太太家里,常常被虐待,不得不

被送进慈善学校。而那里实行所谓惩罚肉体、拯救灵魂的残酷教育,使简·爱继续遭受着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因为没有出路,在她长大以后,简·爱留在学校当了老师。但她无时无刻不在想着逃离这被束缚的生活,她用登广告的办法,应聘到一家庄园当家庭教师。

简·爱与庄园主罗切斯特先生在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上非常一致,情趣爱好相投,彼此心生爱慕,决定结为夫妻。但在教堂举行婚礼时,有人揭发罗切斯特在十五年前已经结过婚,疯癫的妻子一直关在他家的一间密室里。

于是,简·爱离开桑菲尔德庄园出走。后来被里弗斯兄妹收留,担任了乡村小学教师。简·爱的叔父去世,她得到了一笔遗产。简·爱的表兄为了寻找到印度传教的助手,要与简·爱结婚,她毅然拒绝了这个人。爱情的力量使简·爱重新返回桑菲尔德庄园,却见昔日的豪华府邸已变成了焦黑的废墟。罗切斯特双目失明,单手残废,蛰居乡间。最后,简·爱和罗切斯特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简·爱》塑造的是一个不屈于世俗压力、独立自主、不卑不亢的女性形象。她蔑视权贵的骄横,嘲笑他们的愚蠢,显示出自强自立的人格和美好的理想。“你以为我穷、不美,我就低你一等?你错了。我们是平等的。就像我们同样穿行过坟墓,同样站在上帝的脚跟前,我们是平等的。因为我们的精神是平等的。”简·爱这样对罗切斯特说。这样的话在任何时候听到都是激动人心的。



---

# 目 录

---

第一章 .....	1
第二章 .....	4
第三章 .....	8
第四章 .....	13
第五章 .....	20
第六章 .....	27
第七章 .....	32
第八章 .....	38
第九章 .....	43
第十章 .....	48
第十一章 .....	57
第十二章 .....	62
第十三章 .....	67
第十四章 .....	71
第十五章 .....	79
第十六章 .....	82
第十七章 .....	90
第十八章 .....	92
第十九章 .....	98

---

第二十章 .....	107
第二十一章 .....	111
第二十二章 .....	117
第二十三章 .....	124
第二十四章 .....	128
第二十五章 .....	132
第二十六章 .....	135
第二十七章 .....	143
第二十八章 .....	153
第二十九章 .....	160
第三十章 .....	167
第三十一章 .....	181



## 第一章

那一天，从吃午饭时开始刮起了寒风，下起冰冷的雨，这就不可能再到户外去活动了。

我倒是很开心，因为我平时就不喜欢长距离散步。散完步回来，冻得冰冷冷的，还得听保姆白茜的唠叨，弄得心里很不痛快。

我躲进休憩室隔壁的早餐室，那里有个书架，我挑了一本图画多的书看起来。这是比维克的《英国禽鸟史》，书中有几页导言吸引了我。导言写到海鸟常去的地方，写到只有海鸟居住的“孤寂的岩石和海岬”，写到挪威的海岸，沿着海岸线浮现着许多海岛。这些荒凉的海岸在我脑海中形成了一片惨白色的区域，朦朦胧胧。导言后的文字都是和后面的小插图有关联的。

每一张画都画出一个故事。在我这样一个理解力尚不发达、情感还不健全的孩子看来，这些故事往往是很神秘的，但却感到饶有趣味，就跟白茜有时讲的故事一样。在冬天的夜晚，碰上她心绪好时，她就边熨里德太太的挑花褶边，边讲一些爱情和冒险的片断，来满足我们急于听故事的愿望。

我的膝盖上放着比维克的书，沉浸在快乐之中。我现在就怕有人来打扰，偏偏有人过早地来打扰我了。早餐室的门被打开了。

“呸！忧郁小姐！”约翰·里德的声音在叫唤，可他发觉屋里却是空的。

“她躲到什么鬼地方了？”他接着说，“丽茜，乔奇！（他在





叫他的姐妹)琼不在这。快告诉妈妈，她跑出去淋雨去了——坏畜生！”

幸亏我拉上了窗帘。我想，约翰·里德眼光不锐利，头脑也不灵敏，但愿他发现不了我。可是伊丽莎白刚在门口一伸头，就立刻说道：“她在窗台上呢，杰克。”我赶紧出来，因为一想到可能被那个杰克拖出来时我就怕得发抖。

“你想怎么样？”我既难堪又胆怯地问。

“说‘你想怎么样，里德少爷’，这就是回答。我要你到这里来。”他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示意我站到他的面前。

约翰·里德是个十六岁的学生，比我大六岁，我才十岁。从他的年龄看，他长得又大又胖，皮肤黑黑的，显得不健康，脸盘很大，四肢肥壮，手脚都很大。贪吃使他变得肝火很旺，眼睛朦胧模糊，脸颊松弛。他这一阵子本该在学校，可是他妈妈把他接回家过一两个月，说是“因为他身体不好”。

约翰常常欺侮我，虐待我，我的每一根神经都怕他。有时我都被他吓呆了，因为不论是受了他的恫吓还是折磨，我都无处申诉。仆人怕得罪他们的少爷不愿帮我，里德太太在这种事情上总是装聋作哑，从来也看不见他打骂我。



我已经习惯于服从约翰了，我来到他的椅子跟前。他冲我伸舌头，居然伸了三分钟。我一边在担心挨打，一边在端详他的那副令人厌恶的丑相。果然，他突然使劲打我，我一个趔趄，从椅子那里退后了一两步。

“谁叫你鬼鬼祟祟躲在窗帘后面，你这耗子！”他说。

我听惯了约翰·里德的责骂，从不想回嘴，只在心里盘算：怎么来忍受那一定会随着漫骂而来的殴打。

“你没有权利拿我们的书。妈妈说你是个靠别人养活的人；你没有钱；你父亲没给你留下钱；你该去要饭，不该跟我们这些绅士的孩子一起生活。听着，你乱翻我的书架，我要教训你一顿。去，站到门口去，要离开镜子和窗户。”

我照着他的话去做了，起初不明白他的用意，可是我一见他举起书要冲我扔过来，我就本能地惊叫着向一旁躲闪。可是来不及了，书打在我身上，我跌倒了，头撞在门上磕破了，流出了血，痛得厉害。我的恐惧已经超出了它的顶点，种种其他感情也随之而来。

“你这男孩真是又恶毒又残酷！”我说，“你像一个杀人犯——像一个虐待奴隶的人——像罗马皇帝！”

“什么！什么！”他嚷道，“伊丽莎白和乔奇安娜，你们听见她的话了吗？”

他奔向了我。我觉得他揪住我的头发，抓住我的肩膀，而我也发疯似的和他对打。里德太太被人喊来了，白茜和她的使女阿葆特也跟着来了。我们被拉开了。

“把她拖到红屋子里关起来。”里德太太说完，立刻就有四只手把我硬拖上楼。

## 第二章

我一路反抗，这可是我少有的举动。事实上，我有点失常，我像任何一个反抗的奴隶一样，在绝望中下了狠心，要反抗到底。

“抓住她的胳膊，阿葆特小姐。她简直像一只疯猫。”

“真不要脸，居然打起你恩人的儿子来！居然打你的小主人。”那使女嚷嚷道。

我被拖进红屋子，因为我还在挣扎，白茜就命令阿葆特把她的吊袜解下来，准备把我捆绑起来。

“别解了，我不动就是了。”我紧紧抓住凳子，作为保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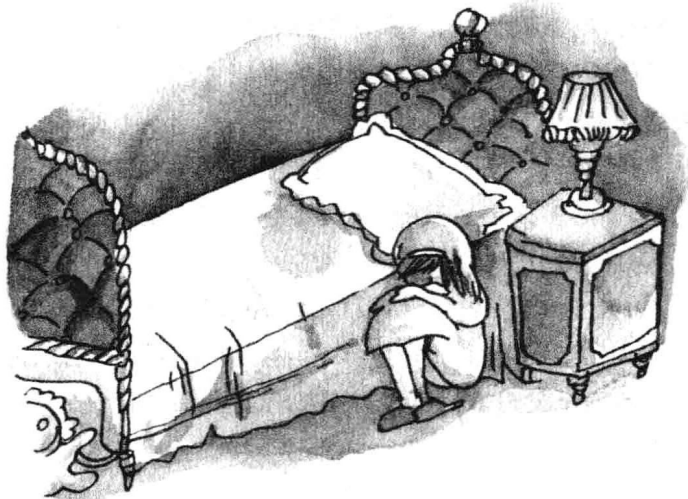
白茜相信我真的屈服了，才松开手。临了，她冲着我说道：“爱小姐，你该放明白些，是里德太太在养活你，要是她把你撵出去，那你只好进贫民院了。”

“太太好心好意把你和小姐、少爷一块抚养大，你可别以为因此就可以和他们地位平等。他们将来是富人，而你一个子儿也不会有。所以你就得低声下气，顺着他们。”

“我们跟你说这些话，是为你好。”白茜声调并不粗暴，“你该学乖巧一些，学有用一些。你再粗暴无礼，太太准会把你撵走。”

她们走了，关上门，随手上了锁。

红屋子平常是不用的，除非是偶尔有大批客人涌到盖兹



海德府,才有必要利用这里的设备。可它却是整座房子里最宽敞、最堂皇的一间屋子,里边摆着一张粗大的桃花心木架子的床,挂着绛红色锦缎帐子。两扇巨大窗户的窗帘也是用同样料子做的。地毯是红的,墙是淡淡的黄褐色,大柜、梳妆台、椅子都是用桃花心木做的。床褥和枕头蒙着雪白的罩子,白得刺眼。床头一张醒目的大安乐椅也是白色的。

屋里很冷,很静,也很庄严。使女只有在星期六才来打扫一次卫生。里德太太也要隔好久才来一次,查看一下大柜里某一个秘密抽屉里的东西,如各种羊皮纸契据、首饰,还有她那亡夫的一张小像。里德先生死去已有九年了。他是在这间屋子里断气的,也是在这里入殓的。从此,这屋子就充满神秘和凄凉。

我为什么老是受欺侮,一辈子也翻不了身?为什么我竭力

讨人喜欢也没有用？伊丽莎任性而自私，却受人尊敬。乔奇安娜凶狠毒辣，蛮横无礼，大家却都纵容她。至于约翰，虽然他拧断鸽子的脖子，弄死小孔雀，管她妈妈叫“老姑娘”，可谁也不会去惩罚他。

“不公平！”我从内心发出这样的声音。在那个悲惨的下午，我整个心多么想反抗啊，我甚至想到了出走和绝食。

黄昏时分，雨还在抽打着，风在林子里呼啸。我往常的自卑心理、自我怀疑、灰心沮丧，像冰水一样浇在我行将熄灭的怒火上。我记不得里德先生了，但是我知道他是我的亲舅舅，是他把我这个父母双亡的孤儿带到家里，临终时还一定要里德太太答应，把我当做亲生女儿抚养成人。但我毕竟不是她的家人，自从她丈夫去世，我和她再也沾不上什么亲属关系，成了一个碍手碍脚的外来人，她又怎么会真正喜欢我呢？

我突然产生一个奇怪的念头：如果里德先生在世，他一定会待我很好。我听过关于死人的传说，死人见活人违反了他们的遗嘱，便会重回人间，惩罚不遵守誓约的人。我想，里德先生的灵魂，为外甥女受到的虐待所困扰，说不定会出现在这间屋子里。这个想法理论上能给人以慰藉，可我又觉得如果真的实现就太可怕了。我拼命打消这个念头，抬起头，试着大胆地看了看这间黑屋子，这时墙上闪过一丝亮光，忽然又溜到了天花板上。如果是现在，我会一下子猜到，这是有人穿过草坪时提的灯发出的亮光，可是当时，我满脑子恐惧，神经极其脆弱，还以为这一道迅速滑动的亮光是从另一个世界里来的鬼魂。我的心在怦怦乱跳，耳边充满一种声音。我感到压抑和窒息，一下子冲到门边，不顾死活地使劲摇锁。外边过道里有人奔过



来，钥匙一转，白茜和阿葆特进来了。

“爱小姐，你病了吗？”白茜问。

“把我带出去！让我到婴儿室去！”我嚷道。

“你受伤了吗？你有没有看见什么？”白茜再一次问我。

“噢！我看见一道亮光，我想一定有鬼要出现了。”我抓住白茜的手，她没有把手缩回去。

“怎么回事？”一个严厉的声音问道，里德太太从过道上走来，“阿葆特，白茜，我相信我吩咐过你们，把简·爱关在红屋子里，直到我来看她。”

“简小姐叫得太响了，太太。”白茜解释说。

“让她去！”这就是惟一的回答。

“哦，舅妈，饶了我吧！用别的方法教训我吧！我真要吓死了，如果……”

里德太太见我在发疯似的啜泣，便不耐烦地把我猛地推回去，锁在屋里。她走后不久，我想我大概经历了一次昏厥。这一场就以失去知觉而告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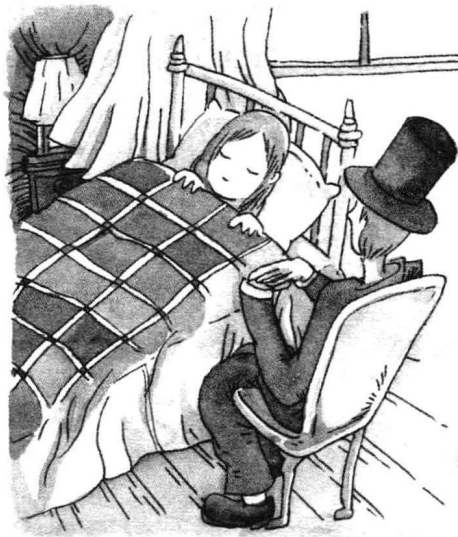
## 第三章

不知什么时候我醒了过来。觉得有人在摆弄我，扶我坐起，搂着我。我把头靠在枕头上，或者是靠在谁的胳膊上，这时，我感到舒服极了。

过了片刻，我完全肯定我是躺在自己的床上。白茜站在床脚边，手里端着水盆。一位绅士坐在我枕头边的椅子上，低头看着我。

这位绅士就是药剂师劳埃德先生。

“瞧！我是谁？”他问。



我说出他的名字，他握着我的手，微笑着扶我躺下，又吩咐白茜多加小心，万万不能惊扰我。劳埃德先生走了，我的心往下沉，一种难以言表的悲伤把它压下去了。

白茜回到女仆房里时，我听见她说：“我今晚再怎么也不敢跟那个可怜的孩子单独



睡了,说不定她会死掉。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看见了什么。太太也太狠心了。”

阿葆特和白茜都上床睡下,开始叽叽咕咕聊起来。我断断续续听了几句,就清楚地猜到了她们谈话的中心。

红屋子的事叫我的神经受了一次震惊,直到今天还心有余悸。里德太太让我的精神受到了摧残。但是我该原谅她,因为她并不知道她做了什么,她扯断我心弦时,她还以为她在根除我的坏习性。

第二天中午,我起来穿好衣服。我感到身体虚弱,但我严重的疾病还在于心灵上的痛苦。然而,我想,我应该快乐,因为里德家的人一个也不在。可我已经过惯了永远挨骂的日子,没有一种宁静能安慰我,也没有一种乐趣能合意地叫我兴奋起来。

白茜从厨房给我拿来一个用色彩鲜艳的盘子盛着的馅饼,盘子上画的是极乐鸟栖息在玫瑰花蕾的花环里。我仔细端详这件珍贵的瓷器,又觉得这徒然的恩惠来得太迟了。我央求白茜到图书馆把《格列佛游记》拿来。这本书我曾经津津有味地看过一遍又一遍。我认为书上写的都是事实,我毫不怀疑,早晚有一天,我要出去长途旅行,会亲眼看到这一个国度的小小的田地、房屋、树木、小人、小牛、小羊和小鸟。

白茜收拾好屋子,动手给乔奇安娜的小娃娃做新帽子。她边做边唱起了歌:

很久以前,

我们一起去野餐旅行。



我以前总是带着轻松快乐的心情来听这支歌，虽然白茜的嗓音很甜，我却仍然在她唱的曲调里听到了一种难以言表的哀愁。

正当我听歌听得落泪时，劳埃德先生又来了，他向白茜询问了我的情况。“嗯，你在哭，简·爱小姐，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哭吗？”他说。

“哦！也许是因为她不能跟太太坐马车出去。”白茜插嘴说。

这个猜疑伤害了我的自尊心，我赶紧分辩：“我从来没有为这种事哭过。我是因为不幸才哭的。”

“呸！小姐！”白茜说。

善良的药剂师似乎有点摸不着头脑。他死死盯着我：“你昨天是怎么病的？”

“她摔倒了。”白茜又插嘴说。

“摔倒！她总有八九岁了吧，还不会走路？”

“我是被别人打倒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带来的又一次痛苦逼得我直率地解释，“不过我生病不是因为这个。”

劳埃德先生吸了一撮鼻烟。这时催促仆人吃饭的铃声响了，白茜不能不走，因为准时用餐在盖兹海德府是严格执行的。

“你生病不是因为摔跤，那是因为什么呢？”白茜走后劳埃德先生继续问。

“我给关在一间闹鬼的黑屋子里，一直到天黑。”

劳埃德先生笑了笑，还皱了皱眉头：“闹鬼！嘿，你到底是孩子。你怕鬼吗？”